

向天下母亲致敬

彭学明 著

青
少
版

娘



母亲给予珍贵的生命
更给予博大的爱与包容

我们尚年轻，她们已老去……
血缘 亲情 反哺 追悔

青少年必读的中华孝道文本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娘 : 青少版 / 彭学明著 .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2019.1

ISBN 978-7-5329-5641-8

I . ①娘… II . ①彭… III .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6292 号

娘 (青少版)

彭学明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8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641-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001
二.....	009
三.....	014
四.....	023
五.....	032
六.....	036
七.....	040
八.....	049
九.....	056
十.....	066
十一.....	076
十二.....	083
十三.....	090

十四	097
十五	102
十六	107
十七	116
十八	127
十九	137
二十	143
二十一	149
二十二	159
二十三	167
二十四	179
二十五	186
二十六	194
二十七	206
二十八	217
二十九	229
三十	234
三十一	239
三十二	246

三十三	258
三十四	262
三十五	268
三十六	274
三十七	280
三十八	286
三十九	294
四十	298



路的两边是田，田的两边是山。顺着田和山，娘背着我，进了寨子。

寨子不大，却有几蔸大古树。枫香树。高高的。有几个人合抱那么大。是秋天了，地下是一大片枫香叶。金红金红的。金黄金黄的。娘踩着落叶，沙沙有声。一只狗从一户人家冲出来，对着娘和我吠。娘顺手从路边园圃的篱笆上抽了根竹条，对着狗挥。被吓退的狗，引出了更多的狗。一个寨子就被狗吵乱了，吠破了。寨子上的人都走出来，认出了娘，亲热地喊娘，心最热的，就手脚很快地走出来，在半路上迎接娘。狗们见主人跟娘是熟人，也懂事而亲热地摇起尾巴来。有的狗退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默默地望着我们。乡亲们都跟着娘走到了石板路上。边走边跟娘讲话。

走到水井边时，娘把我放下来，洗衣的、洗菜的、挑水的，和一路跟过来的人，都围着我转，每个人还喜滋滋地捏我的脸蛋，摸我的鼻子，扯我的耳朵，有的还扯了扯我的小鸡鸡。

嗨，走的时候，抱到手上的，长这么大了，泡儿一样，家云哥米有福气。寨上人七嘴八舌地议论。

在湘西，米有，就是没有的意思。

泡儿是湘西的一种野果，有两三颗苞谷籽大，红红的，

甜甜的，熟透的时候，红得发亮，看得见里面一包红糖水。有点像草莓。比草莓小很多，甜很多。特别熟的，会发黑。是我至今认为最好吃的水果。农历三月有三月泡，农历五月有龙船泡，农历九月、十月有羊屎泡。我们湘西讲长得像泡儿一样，就是讲长得好看，长得乖，嫩得像熟透的泡儿。

乡亲们讲的家云就是我爹。我娘带我来这个寨子，是找我爹要伙食费的。我还没生下来，娘和爹就脱离了，用城里人话讲，就是离婚了。娘和爹脱离后，我爹一分伙食费也没给。娘的日子实在糊^①不下去了，就找我爹来了。

娘从水井里舀了一瓢水喂我，走了一天了，我们都渴了。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故乡的第一口水。那时候，我是分不出故乡的水有多甜的。长大后，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我才知道故乡的水是多么地甜。

有人站在水井边大喊：家云哥，快出来！你儿子来了！
嫂子带你儿子来了！

那个叫家云的爹，早就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家离水井很近。只隔着一丘田。田里的稻子正是金黄。

爹站在门前的阶沿上，目光穿过那层金黄的稻浪，远远地望着我们。稻浪起伏翻滚，爹的心也在起伏翻滚。娘讲，你爹是又喜又怕。

见爹站在那里不动，人们又喊：家云哥，你还捱什么，还不快来接？

捱，我们读 *ǎi*，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的意思。

众人都附和：是啊，快来接。

① 糊：湘西方言，维持。

爹就慢慢地走到水井边，笑笑地看看我，又看看我娘，不知道如何是好。

寨上人讲：你还看什么，家云哥？嫂子都把儿养这么大了，你还不快抱哈^①子？

爹傻笑着，在身上搓了搓手，想抱，却没抱。

爹局促不安地看看娘，又看了看后面。那是一片竹林。竹林里面掩映着一户人家。那是爹的叔叔婶娘家。人们都知道，爹是想看他的叔叔婶娘在不在。爹怕他们不欢喜。尽管竹林的绿色很密很厚，爹还是怕他叔叔婶娘的眼光比竹林还尖还厚。

娘知道爹的顾虑，指着爹对我讲：喊爹，他是你爹。

我看着爹，咯咯地笑。

娘又讲：喊爹，喊，爹——

我就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

爹却羞红了脸，还是诚惶诚恐地往后面竹林的屋坎上看。

寨上人就骂我爹：

你还怕什么？你各人^②儿子你不要？快抱屋里去！

是的撒！你到哪里捡这么大个儿子去？抱各人儿子，还把你喰^③了？

爹又不安地看了看竹林后面，憋了气，大了胆子，走到背篓边，把我抱了起来。边走边把我亲了又亲。

记忆中，这是爹唯一一次亲我。

① 哈：湘西方言，下。

② 各人：湘西方言，自己。

③ 喰（qī）：湘西方言，吃。

娘和爹都流下了泪。

进了屋，爹就给我和娘烧火煮饭。文贵二叔到他家拿了两个鸡蛋。那时都穷得一无所有，两个鸡蛋比现在的什么盛大宴会都珍贵。寨上人也挑水的帮着挑水，烧火的帮着烧火，洗菜的帮着洗菜。边看着我边跟我娘讲话。他们很久没见我娘了，心里很是亲热。见我娘把我养了这么大，我还如此可爱，他们心生感激。我们那个寨子，一个寨子都是家务堂^①和亲戚。

水还没开，爹就被他叔叔婶娘喊走了。

爹的叔叔婶娘没有孩子，爹就主动承担起了赡养他们的义务。

寨上人叹气：

唉！家云哥一辈子就是米有主见，信他叔叔婶娘摆。

不晓得家云哥哪门^②那么怕他叔叔婶娘？不晓得他叔叔婶娘又要跟他摆什么主意？

饭熟了，爹都还没下来。

爹自己有房子。但因为他叔叔和婶娘没有儿女，他就跟他叔叔婶娘住。爹的房子，和他叔叔婶娘的房子坎上坎下挨着。就隔了几十米。

这几十米，就是几重天。娘和爹就是被几十米的距离生生分开，天各一方。

很久，爹下来了。爹像灶火里的一锅饭焖着，不讲话。

寨上人问：你婶娘哪门讲？

爹憋了老半天，讲：儿子我要。你把儿子留下。

① 家务堂：湘西方言，家族。

② 哪门：怎么。

娘讲：不行，法院是判跟我的。

爹讲：判跟你的，我也要。你要是把儿子留下，我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①你，你不把儿子留下，我就一分都不过。

娘惊愕：法院判的也不准数^②？

爹讲：不准数，我后悔了。

娘讲：你后悔米有后悔药。

爹讲：我不要后悔药，就要儿子。

娘讲：你一个后生家，哪门养得活？儿还要啥奶。

爹讲：儿两岁了，啥什么都养得活了。

娘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啥什么都养得活？你给他啥什么？喂鸡食还是喂猪草？你上头有两个老的，下头有两个小的，你拿什么养？你莫把我儿饿死了。

娘讲的两个小的，是指我同爹不同娘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其时，我那哥哥和姐姐都在旁边站着，好奇地看着我。十六年后，我见着我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哥哥，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姐姐却早就去世了。

娘还记着这两个孩子，特意给他们买了一包糖。

娘把糖给我那哥哥姐姐时，哥哥姐姐都高兴地叫了一声娘。那个年月，要吃一块糖比过年还难。

爹有些感动，却还是把眼一瞪，对着两个孩子吼：你娘死了！一边去！

两个孩子就乖乖地站到一边去了。

① 过：给。

② 准数：算数。

娘讲：你吼什么？我两年不见两个小的了，买包糖你吼什么？

爹讲：你莫管他两个，你把老二还我。

娘讲：我的，我还你？还你，你也养不活。

爹讲：那你莫管我，我养得活。

娘讲：你养不活。

爹讲：我养得活。

娘讲：你肯定养不活。

爹讲：我肯定养得活。

爹和娘争执不下时，爹的婶娘站在屋后面骂起来了：养不养得活是我彭家人的事，不关你吴二妹（我娘的小名）的事！你肯把小杂种留下来，我们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你以后永远不要到这里踩脚迹^①！你不留小杂种也可以，赶快死出去，莫到这里耽误我们工夫！

寨上人就劝我娘：嫂子，把儿子留给家云哥，也得两个钱用哈。

娘的泪就一把一把地流出来，放开嗓门哭了起来：他养不活的！我跟他坐了几年，我还不晓得他什么人？他痛^②他儿，人家不痛他儿。

寨上人知道我娘指的是爹的叔叔婶娘。劝：是他各人的肉，人家痛不痛无所谓，他痛就成。

娘讲：他痛得了鼻子痛不了嘴巴。还是我各人带到。我留跟他们了，我脚迹都不能踩，看都不得看了，我留跟他们搞什么？

① 踩脚迹：走动，出现。

② 痛：疼爱。

寨上人还是劝：不让看也是你儿子，长大了还得认你这个娘。你一个人拖几个孩子也恼火^①，你就留跟家云哥算了，也省了心。

娘讲：我晓得，你家云哥要的不是他儿子，是舍不得他十八年的伙食费。他舍得，他叔叔婶娘也舍不得。你家云哥不过伙食费算了，我不为难他，我不要了。我做叫花子讨米都要把儿养大。

娘边讲边把我往背篓里放，背起我就走。

见娘背起我就走，寨上人喊：家云哥，天都黑了，你还不留他们两娘伢^②？两娘伢天长路远饭都米噎！

爹就抓住娘的背篓，不准走。

娘死命地往前奔，偏要走。

一来二去，背篓里的我只差被他们拽出来。

我吓得哇哇大哭。

情急中，爹把我从背篓里抱出来，死死箍着。娘怎么抢，也抢不过来。

爹喊：你要走你走，儿子我要。

娘喊：你早搞什么去了？儿子养这么大了你要？

爹喊：我的儿子我当然要。

娘喊：法院判跟我了，与你米得关系。

爹喊：与我米得关系，你找我要伙食费？！

娘喊：法院判了你要付十八年的伙食费，你不肯就算了，我不要了。

两人你争我抢，我吓得哭声更大。

① 恼火：辛苦。

② 娘伢：母子。

我哪里肯认爹，对着娘大哭大喊，要娘。

所有的人，都被我哭喊出了眼泪。

寨上人对我爹讲：快松手，家云哥，莫吓着你儿子！
退给嫂子，这儿子命里是嫂子的。

爹就极不情愿地放了我。泪，也伤感地流了。

娘像怕我再被抢走似的，背了我就跑。

爹喊：你莫跑！你实在要走，噙了饭再走！

娘边跑边答：不敢噙你的饭！我怕卡犟根^①！

爹就装了一碗饭端着在后面追。边追边喊：你不噙，
带到路上噙！

娘边答边跑：我不噙，我不是跟你要饭噙来的！

爹就站了，不动。呆呆地望着娘背着我跑远。

娘越跑越快，一跑，就是十六年。

事后，寨上人对娘讲，娘背着我跑对了，要是落到我爹手上，我不是病死就是饿死。因为我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姐姐，就是在七岁时病死在家里了。那时爹常年出去给生产队做木匠活挣工分，我同爹不同娘的哥哥姐姐都没有人管，姐姐病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寨上人讲，如果我真的被留下了，也许跟我那个姐姐是一样的命运。

娘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抢回了我的命。

这个寨子叫熬溪。一个离湖南湘西保靖县城十来公里的土家族山寨。

① 卡犟根：夹脖子。



关于这段历史，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口水井，那几棵古枫香树，那一地枫叶，特别是爹娘把我抢来抢去时，我哇哇大哭的情形。我不知道医学上小孩在几岁时开始有记忆，但这几个细节，的确确是我自己的记忆库里的，不是寨上人讲给我的。我永远都记得这几个细节。因为，这是娘和故乡留给我的第一个记忆。

娘带着我离开故乡后，就开始了流浪似的生活。我的人生，就有了几个不能不讲的标点。我后来与娘的战争，也与这些标点密切相关。

古丈县是湖南最小的县，现在才十三万人口。人口虽少，却人才辈出。我在保靖出生，却在古丈长大，算在两个县。古丈县，小出了名。我在我的文章里几次写到过古丈县城的小。巴掌大块城，指头长个街。一家炒菜，全城都香。一人打屁，全城都臭。好友颜家文讲：司机进城得早点踩刹车，要不一下子就冲出城了。县城没有广场时，学校在大街上搞百米赛跑，结果冲刺时，学生全都冲到人家菜园子里了。县城的那个高音喇叭，至今还是古丈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天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准时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广播一响，全城闻听。全城几代

人，都按这广播作息，跟部队的军号一样管用。也许，这个高音喇叭是全中国现存的、唯一的县级广播站所用高音喇叭了，可以申请国家文化遗产。

我流浪生活的第一个寨子叫彻土库，是湖南湘西古丈县断龙乡白家村的一个小寨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乡镇都叫人民公社，村叫生产大队，组叫生产队。彻土库是一个生产队。彻土库是个土家族地名，意思是没有水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地方不仅不缺水，反倒水草肥美。彻土库四周是小山丘，中间是好大一坝子田，而且是肥肥的烂泥田。连起来，几十亩！一条溶沟，从田坝子里穿过，溶沟里的水，足够灌溉两边的田。有人给我娘介绍对象时，娘就是看上了这一坝子丘丘相连的田畴才答应这门亲事的。

那时，稻谷正金黄一片，秋风吹过，金黄的稻浪此起彼伏。娘的心，就是被这稻浪迷醉的。娘一看到那一大坝随风起伏的稻谷，就看到了生活的光泽，闻到了生活的芳香。那一大片迎风摇曳的稻穗，仿佛不是生长在田里，而是生长在娘的心上。娘讲：这地方容易讨食，撒一把沙子就可以变成粮食，可以养活你和你二姐。只要好讨吃，养得活我和二姐，娘没做任何考虑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我和二姐，就像两粒稻谷，随娘一起被风吹落到了彻土库。

我对娘的这门婚事，没有任何印象。因为，娘的这次婚姻极为短暂。我对那个家庭到现在也回忆不出任何细枝末节。娘跟这个男人的婚姻，最大的成果就是给我送来了一个从小与我相依为命的妹妹。娘跟这个男人生下妹妹后，果断地离了。娘跟我的爹离是迫于无奈，是因为爹的叔叔婶娘极

端干涉娘和爹的感情。娘跟妹的爹离，完全是因为娘忍受不了妹的爹好吃懒做。按理，这个人生标点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因为二姐的命运停靠到了这里，这个标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了特别的意义。

二姐是娘在第一次婚姻里，跟史伯父生下的孩子。在我们兄弟姐妹中，二姐跟妹最听娘的话、最贴娘的心。二姐留在这个寨子，嫁给姐夫时，可能才十七岁。十七岁，还只是山上的一个小花骨朵。娘讲，她把二姐嫁给二姐夫纯属偶然。那天，二姐夫的爹砍一棵大椿树时，躲闪不及，倒下的椿树压死了他。二姐夫一见就晕倒在地。娘由此认定二姐夫是个心好的人，二姐跟着他不会吃亏。所以，二姐夫不花一分钱就把二姐娶回了家。娘把二姐嫁给二姐夫，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二姐留在身边有个照应。一是二姐可以带带我和妹，二是娘也可以照看二姐，使她免被欺负。二姐太老实本分，有娘看着，人家就不怎么敢欺负二姐。实际上，娘的这个轻率的决定，日后给二姐带来了好多不幸。吃尽婚姻苦头的二姐，为娘的这个轻率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我随后的记述里，不管我的文字多么有力，都掂量不出这个代价有多重。

娘跟妹的爹怎么离的，我不知道。那段日子，对童年的我是一个空白。大人的婚姻，我是一点也不懂的。但无论岁月多么漫长，风尘多么厚重，我都记得娘在生产队被人毒打的事。

在我们湘西，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很大的仓库，木板房的仓库。队里打的粮食，都堆在仓库里。仓库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坪场。全是大块大块的青石板铺的。那里不但是大人们最好的去处，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坪场大，地方宽，大人们经常聚在那里摆龙门阵、唱山歌。孩子们更是不

管白天黑夜，有事无事都跑到那里去玩。玩游戏、捉迷藏、赛跑，想怎么癫就怎么癫。秋天时，大人们把稻谷、苞谷、小米和黄豆，从田里地里背转来，在仓库坪场前山一样地堆着，草一样地摊着，好壮观。

那时，实行的还是农业社，出的是集体工。出工叫上工，收工叫放工。早上，队长站在自家门前放声一喊上工了，人们就三三两两地从自己屋里出来，往山坡或田里走。或牵着牛扛着犁，或背着背篓提着锄头。男的犁田耙土。女的锄草种地。男的挑秧。女的栽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学生集体上课和放学一样，辛苦而有序。出集体工非常积极的，队长一喊，就第一个出门到集体做工的地方了。不积极的，人家做了几杆烟时间的活，才磨磨蹭蹭地到达。做工时偷奸耍滑，不断地假装要喝水、解手^①，放工时却第一个扛起农具，溜回屋里。这就是我娘经常嘲笑的“上工如拉纤，放工如射箭”。

那天的集体工是打谷子。打下的谷子，有的摊开了，晒在坪场；有的堆在那里，像一座座金黄的小土包。我和一群小伙伴在仓库前的晒谷坪玩。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相互发了气，打起架来。我那时劲大，几个小伙伴也打不赢我一个。大人就跑来帮忙，把我提起来，甩进了坪场下的稻田。那坎有十多米高，我像一截木桩一样，从高空抛下，栽进田里。幸好是水田，软软的泥巴埋进了我的双腿，也保住了我的性命。我不知道是吓晕了还是吓傻了，埋在田里，不知道哭喊。娘却疯了，丢下正在翻晒谷子的木耙，跑到坎边，边

① 解手：上厕所。